

望溪文集

冊五

書後文選

卷三

望溪先生文集卷十四

記

別建曾子祠記

雍正三年春苞赴京師道濟寧諸暨楊三炯以兗郡丞督漕駐此云
始到官寓署之西偏蓋曾子故居也聽事處卽正廟前吏者遷主於
西城樓而宅之又於隙地治燕私之齋余將就其址構數楹迎主歸
定祀且延師召諸生講誦於此俾衆著於先賢之遺蹟而不敢廢焉
舍故廟而別祠恐後之人狃於前事而不能保也秋九月以書來請
記曰工訖矣余嘗謂道一而已而聖賢代興其操行之要與所示學
者入德之方則必有爲前聖所未發者詩書易禮深微奧博非積學
者不能徧觀而驟入也至孔子則所言皆平近顯易夫人可知而六
經之旨備焉至曾子傳大學揭慎獨之義俾學者隨事觸物而不容
自欺所以直指人心道心之分而開孟子所謂幾希之端緒乃前之

聖人所未發也其自稱曰吾日三省吾身卽慎獨之見於操行之實者耳夫見廟而思敬過墓而知哀苟有人心者莫不然况入先賢之宮而有漠然無所興起者乎諸生誠切究夫省身慎獨之義則知功利之溺心詞章之蠹學而慨然有志於遠且大者而後之吏者自惟燕私之居則務廣而無窮而先賢祀享諸生講誦之地盡取而不留一區其必有不得於心者矣此三烟之志也江南後學方苞記

絃歌臺記代

陳州城外西南隅相傳孔子絕糧處舊有祠曰阨臺明嘉靖中巡按御史某更名絃歌祠屢修屢廢客以告余因遣人鳩工飭材營葺俾復其舊經始於康熙五十一年某月某日告訖於次年某月某日州之人士備述其川原林麓之勝因董役者以請記於余余思之經旬而未得所以爲言之義焉將陳夫子之德與道與則乾坤之容日月之光不可繪畫且語之至者已備於前賢矣將謂茲臺爲邑人所瞻

仰與則今天下郡州縣學皆有夫子廟堂過者不戒而肅恭亦不係乎茲臺之存毀至於川原林麓之觀又不足道也是役也特以至聖遺蹟所留有以告者則不得任其終圯故第書所緣起以及畢工之月日云

重建陽明祠堂記

自余有聞見百數十年閒北方真儒死而不朽者者三人曰定興鹿太常容城孫徵君睢州湯文正其學皆以陽明王氏爲宗鄙儒庸學或勦程朱之緒言漫詆陽明以釣聲名而逐勢利故余於平生共學之友窮在下者則要以默識躬行達而有特操者則勛以睢州之志事而毋標講學宗指金陵西華門外舊有陽明書院不知廢自何年講堂學舍周垣盡毀其餘屋圉者居之繚以廁廛欲聲其罪則其人已亡欲復其舊則費無所出乾隆十一年貴州布政使安州陳公調移安徽過余北山偶言及此遂議興復逾歲五月告成屬記之蓋公

乃余素以睢州志事相勛者其尊人鳴九先生承忠節徵君之學爲教於鄉國故公於茲祠成之如此其速也嗟乎賢儒耳食亦知陽明氏揭良知以爲教之本指乎有明開國以來淳朴之士風至天順之初而一變蓋由三楊忠衰於爵祿以致天子之操柄閣部之事權陰爲王振汪直輩所奪而王文萬安首附中官竊據政府忠良斥廷杖開士大夫之務進取者漸失其羞惡是非之本心而輕自陷於不仁不義陽明氏目擊而心傷以爲人苟失其本心則聰明入於機變學問助其文深不若固守其良知尙不至梏亡而不遠於禽獸至天啓中魏黨肆毒欲盡善人之類太常徵君目擊而心傷且身急楊左之難故於陽明之說直指人心者重有感發而欲與學者共明之然則此邦人士升斯堂者宜思陽明之節義勲猷忠節徵君文正之志事爲何如而已之日有孜孜者爲何事則有內愧而寢食無以自安者矣又思陽明之門如龍溪心齋有過言畸行而未聞其變詐以趨權

勢也再傳以後或流於禪寂而未聞其貪鄙以毀廉隅也若口誦程朱而私取所求乃孟子所謂失其本心與穿窬爲類者陽明氏之徒且羞與爲伍是則陳公重建茲祠之本志也夫郡志載前輩焦弱侯重修書院記略云創建者海門周公時攝京兆厥後與參黃公嗣事乃成之今茲重建費大於作始公惟不詰屋與地私相授受之由而官贖之價從其柢鳩工庀材並出祿賜邑侯海寧許君助之屬役於紳士不由胥吏故不日而事集經始於乾隆十一年季冬訖工於十二年仲夏方苞記

鹿忠節公祠堂記

定興鹿忠節公致命於城西北隅邑人就其地爲祠曾孫某葺之列樹增舍俾子孫暨鄉人志公之學者得就而講習焉余嘗謂自陽明氏作程朱相傳之統緒幾爲所奪然竊怪親及其門者多猖狂無忌而自明之季以至於今燕南河北關西之學者能自豎立而以志節

事功振拔於一時大抵聞陽明氏之風而興起者也昔孔子以學之不講爲憂蓋匪是則無以自治其身心而遷奪於外物陽明氏所自別於程朱者特從入之徑塗耳至忠孝之大原與自持其身心而不敢苟者則豈有二哉方其志節事功赫然震動乎宇宙一時急名譽者多依託焉以自炫故末流之失重累所師承迨其身既歿世既遠則依託以爲名者無所取之矣凡讀其書慕其志節事功而興起者乃病俗學之陋而誠以治其身心者也故其所成就皆卓然不類於恆人吾聞忠節公之少也卽以聖賢爲必可企而所從入則自陽明氏觀其佐孫高陽及急楊左諸公之難其於陽明氏之志節事功信可無愧矣終則致命遂志成孝與忠雖程朱處此亦無以易公之義也用此知學者果以學之講爲自事其身心卽由陽明氏以入不害爲聖賢之徒若夫用程朱之緒言以取名致科而行則背之其大敗程朱之學視相詆訾者而有甚也公之生平耿著於天壤蓋無俟於

余言故獨著其所以爲學之指意使學者知所事而用自循省焉是則公之志也夫

修復雙峯書院記

容城孫徵君明季嘗避難於易州之西山學者就其故宅爲雙峯書院其後徵君遷河南生徒散去爲土人侵據其曾孫用楨訟之累年始克修復而請余記之余觀明至熹宗時國將亡而政教之仆也久矣而士氣之盛昌則自東漢以來未之有也方逆奄魏忠賢之熾也楊左諸賢首罹其鋒前者麀爛而後者踵至焉楊左之難先生與其友出萬死以赴之及先生避亂山谷閒生徒朋遊棄家而相保者比比也嗚呼諸君子之所爲雖不能無過於中而當是時禮義之結於人心者可不謂深且固與其上之教下之學所以蘊蒸而致此者豈一朝一夕之故與夫晚明之事猶不足異也當靖難兵起國乃新造耳而一時朝士及閭閻之布衣舍生取義與日月爭光者不可勝數

也嘗歎五季縉紳之士視亡國易君若鄰之喪其雞犬漠然無動於中及觀其上之所以遇下而後知無怪其然也彼於將相大臣所以毀其廉恥者或甚於臧獲則賢者不出於其閒而苟妄之徒回面汙行而不知愧固其理矣明之興也高皇帝之馭吏也嚴而待士也忠其養之也厚其禮之也重其任之也專有不用命而自背所學者雖以峻法加焉而不害於士氣之伸也故能以數年之閒肇修人紀而使之勃興於禮義如此由是觀之教化之張弛其於人國輕重何如也余因論先生之遺事而并及於有明一代之風教使學者升先生之堂思其人論其世而慨然於士之所當自厲者至其山川之形勢堂舍之規興作之程則概略而不道云

將園記

由正街之西有廢墟焉先君子嘗指以示余曰此吾家故園也汝曾大父自桐遷金陵實始居此其後定居土街宅出賃園無主長廊曲

檻軒亭花石遂盡於居民之毀竊而荒穢至此先君子好爲山澤之遊旣老不能數出居常鬱鬱乃謀復是宅宅已六易主久之議始成以甲申七月入居因步園之舊址繚以百堵隔居民之漱浣者然後出池之淤以實下地而清流匯焉堰之使方圓其四周池東有獨樹蔭三丈餘翫其下可列坐風謖謖雖盛夏不留蚊蠅先君子曰召故人歡飲其閒將俟其成而名之曰將園取詩人將父將母之義也越三歲而先君子歿始克於池之東北隅構四室奉老母居其北而余讀書其南又數年復於池東南隅爲堂敞其中櫺其左右而翼其西偏以臨於池廡堂之東上屬於四室編籬穿徑列植竹樹每飯後扶老母循廡至南堂觀僕婢時花灌畦或立池上視月之始生清光瑩然不知其在城市中也南堂成於庚寅之春其西翼尙未畢工辛卯十有一月余以南山集牽連被逮又二年出獄蒙

聖恩召入內廷編纂老母北上依余每夏日輒語內御者曰池中荷

新出柳條密蒙桐陰如蓋矣余出獄之次年宅仍他屬又三年園亦出質乃記所由始示兄子道希使知此大父母精神所憑依而余之心力嘗竭焉毋淹久於他姓也

泉井鄉祭田記

兄百川暨弟椒塗卜葬於泉井之西原墓側有田十八畝買爲祭田壬辰使馮氏甥榮收其入兼以契付之使築室而定居焉以守薪木俾吾子姓祭者有所休止而記之曰余同產凡八人而女兄弟五姊適鮑氏曾氏者前母姚孺人出也適馮氏者妹適鮑氏謝氏者並余兄弟吳孺人出也自余毀齒及成童先君子尤窮空冬無繇日不再食者旬月中必再三邁時鮑氏姊已出室而先兄侍王父於蕪湖兩妹尚幼同之者實兩姊及弟椒塗而先君子課余及弟誦讀甚嚴馮氏姊獨勤力定省供子職烹爨縫紉灑掃執僕婢之役門以內皆賴焉余家貧而馮氏尤甚姊年二十有六姊夫綏萬始入贅其後余遊

四方綏萬助兄治余家事近十年兄歿余又共事焉姊在室時余兄
第三人更疾不瘳凡四三年雞初鳴余每寤望見燈光熒然則姊已
起治藥物矣余年二十有三始能備饗飧而弟卒又九年己卯舉於
鄉歸自京師踰年而兄卒又七年丙戌中禮部試歸踰月而姊卒姊
先卒之數日余往視榮及兩女甥皆在旁姊顧之慘然余曰吾生而
存若輩無飢且寒又五年辛卯冬十有一月余以南山集牽連被逮
將至京守隸防夫伺甚嚴或曰入則不可以生矣余懼與姊言之終
棄也乃於逆旅夜燐燈作書寄兄子道希使以茲田歸馮氏會逢
天子仁聖不遽用吏議而不肖之軀延於獄中者又踰年聞戚友多
咎余曰田以祭名而使異姓主之可乎余亦惑焉雖然是舉也先兄
及弟之魂魄必嘉與之且人事無常使子孫守之遂能永保不失乎
今以方氏祭田而使馮氏子孫食其入執其契雖不肖者莫敢相授
受安知非茲田之所以久存也與若他年道希克昌其世以他畝易

而歸之義無不可遂書之俾刻石於墓左時康熙壬辰十一月望後六日在獄思愆齋

赫氏祭田記

古者治教禮俗莫重於宗法周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其爲天子繫屬斯民權亞於牧長義並於師儒降至春秋去國者多以族行并兼者欲誘其遺民則爲之致邑立宗故先儒謂宗法之廢興與國勢爲表裏此之故也三楚吳越閩廣山谿之閒聚族而居者常數千百家而宗法無一能行蓋古者公卿大夫祿皆足以仁其族而四民各有職業其待大宗之收恤不過鰥寡孤獨廢疾無大功之親者而已後世家無恆產人無常業益無儲枷無衣者比肩而立而欲大宗之收族不亦難乎飢寒之不恤而執法以繩不類孰聽之乎惟吳郡范氏有義田以養其族人故宗法常行無或敢犯余嘗以風並世士大夫閒有慕效者不再世而子孫族人瓜分其義田而

標棄之然後知范氏宗法久行非以其義田之多乃文正忠宣之德
行功業足以覆露其子孫以陰爲之保定故食其福者七八百年而
未有艾也康熙癸巳冬余自南書房移

蒙養齋時與顧用方論喪祭之禮及古宗法赫君赫若有意於余言
其母李孺人卒期年內飲食寢處不肯於禮經其始仕祿入甚薄卽
大治北城建墓側饗堂每語余曰范氏義田吾有志焉而未逮也後
二十餘年乾隆戊辰余已告歸而君爲山東布政使以書來告曰先
王父入關隸正黃旗受寶坻田五百八十畝以授吾父暨叔父吾父
以公事出典二頃餘八十畝歲時具牲醪常苦不充及將終以授某
曰小子勛哉奉先合族無忘吾志某兄弟四人伯兄早世季弟永泰
後叔父而叔父亦卽世某監寶泉局始克歸先父出典之田以大半
給三弟永寧餘入祭田及永泰得官喟然曰巨嫂衣食於兄我爲叔
父後而喪葬兄力任之乃坐享遺田心不能安請以歸於公時某續

置龍虎莊五百五十畝乃以分給寧泰而祖遺五百八十畝盡爲祭田以其餘周族姓此永泰之義某終未益尺土也今以非材承乏東藩將謹身節用歲有增益如范氏義田以繼先人之志望先生作記俾時自砥淬嗚呼人性皆善用此知謂古禮必不能行於今皆自暴棄之誣言也赫君不忘父命遂足以發其弟之義心而又能曲成其義使公卿大夫之設心皆若此而宗法不能行仁讓不能興吾不信也使三楚吳越閩廣聚族而居者其巨室富人皆能踵其事則居常飢寒足以相恤遇變鄉邑可以共保禮俗成而民氣固其有輔於國家之治教豈淺小哉赫居東值歲大侵未數月以太僕寺卿內召其增益義田終能滿志吾不敢知然就其已事固足爲爲人子孫與兄弟居之楷法矣赫嘗言自服官以後凡余所云無一不拳拳於心若果能然則豈惟義田文正忠宣之軌跡具在庸詎爲吾儕所不可幾及哉

仁和湯氏義田記

仁和湯少宰西涯置義田如千畝以贍其族人式法一取之吳郡范氏少宰卒於京師其子學基將御匱以歸請余記之傳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先儒嘗歎宗法不行則民俗無由淳國勢無由固然其所以不行者有說焉古之時大功同財而有祿者必仁其族其平時飢寒相恤死病相救故有事則聚族而謀犯難去國以其族行而莫之敢貳也自秦人子壯出分後世沿以爲俗期之兄弟能不異居與財者鮮矣故士大夫家累鉅萬其親屬或不蒙其潤澤况族人乎是以平居相視如途人甚則號呶詬誶而莫之能禦吳楚閩越山澤鄉邑之閒族聚者常千百人而宗法無一能行此之故也余嘗至吳郡聞范氏之家法宗子正位於廟則祖父行俛首而聽命過愆辯訟皆於家廟治之故范氏之子孫越數百年無受罰於公庭者蓋以文正置義田貧者皆賴以養故教法可得而行也嗟乎世之厚自封殖